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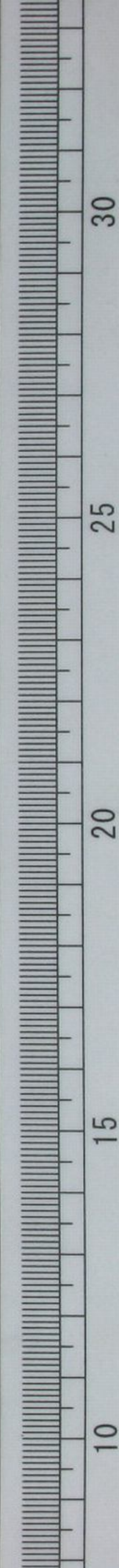


高熊
三郎
木點
訓

隨園文粹

五

津田文庫
文庫 1
1699
5





隨園文粹卷之五

刁仁文庫

清 錢塘 袁枚子才 著

日本 浪華 高木熊三郎 選

篁村題壁記

壬申余北遊。見良鄉題壁詩。風格清美。末署篁村二字。心欽遲之。不知何許人。和韻墨其後。忽忽十餘稔。兩詩俱忘。丙戌秋。揚州太守勞公來。誦壁間句琅琅然。曰。宗發宰大興時。供張良鄉。見店家翁方填館。篁村原倡與子詩。將次就巧。宗發愛之。苦禁之。店翁詭謝曰。公命勿巧是也。第少頃制府過見之。保無嗔否。

宗發竊意。制府方公故詩人。盡抄呈之。探其意。制府果喜曰。好詩也。勿填。今宗發離北路。又四年。兩詩之存。已未可知。予感勞公意。誓首祝延之。不意方公以尊官大府。而愛才若是。亟錄所誦。存集中。夸于人道。失物復得。然卒不知篁村爲何許人。今已五歲矣。八月十一日。飲江寧梁方伯所。客有蕭山陶君者。蒼髮淵雅。傾衿談甚樂。不知即篁村也。次日來。又次日詩來。署名曰元藻。終不知即篁村也。弟子陳古漁闖然入。睇其小印曰。噫。陶篁村在此耶。余聞之。如結解。如迷釋。如天上物墮。適適然起舞。蓋古漁耳。篁村名甚。

1699-5

久而不知余之更先之也。今夫天下大矣。方聞之士衆矣。邂逅慕思。付諸茫昧。寧料有承顏抗手時耶。旅壁殘墨。剝無萬萬數。而此五十八字。偏蒙護持。又寧料知音之外。更有知音耶。相思垂二十年。卒不遇。既遇。復將交臂失。又寧料有旁人來。無心叫呼。爲指而明之耶。然方公勞公俱已物故。而我與篁村。幸留其身以相見。則又安得不駭且賀。而終之以悲也。因憶平生過邗江寺壁。愛蒼生詩。過金陵書肆。愛東亭詩。二人者均不著名氏。均訪得之。一爲蔣君士銓。一爲董君潮。未幾均登甲科。入翰林。與余同史館。而蒼

生自西江移家來。得朝夕見甚狎。東亭則終不見且死矣。或未必知余之拳拳其相思也。友朋文字間亦。有遇有不遇。而况其他遭際哉。

隨園記

金陵自北門橋西行二里。得小倉山。山自清涼胚胎。分兩嶺而下。盡橋而止。蜿蜒狹長。中有清池水田。俗號乾河。沿河未乾時。清涼山爲南唐避暑所。盛可想也。凡稱金陵之勝者。南曰雨花臺。西南曰莫愁湖。北曰鍾山。東曰冶城。東北曰孝陵。曰雞鳴寺。登小倉山。諸景隆然上浮。凡江湖之大。雲烟之變。非山之所有。

者。皆山之所有也。康熙時織造隋公。當山之北巔。構堂皇。繚垣牖。樹之萩千章。桂千畦。都人游者翕然盛。一時號曰隋園。因其姓也。後三十年。余宰江寧。園傾且頽弛。其室爲酒肆。輿臺嚙呶。禽鳥厭之不肯偃伏。百卉蕪謝。春風不能花。余惻然而悲。問其值。曰三百金。購以月俸。茨牆剪闔。易簷改塗。隨其高爲置江樓。隨其下爲置溪亭。隨其夾澗爲之橋。隨其湍流爲之舟。隨其地之隆中而歌側也。爲綴峰岫。隨其蒨鬱而曠也。爲設宮窳。或扶而起之。或擠而止之。皆隨其豐殺繁瘠。就勢取景。而莫之夭闕者。故仍名曰隨園。同。

其音易其義落成。歎曰：使吾官于此，則月一至焉；使吾居于此，則日日至焉。二者不可得兼，舍官而取園者也。遂乞病，率弟香亭甥眉君，移書史居隨園。聞之，蘓子曰：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然則余之仕與不仕，與居茲園之久與不久，亦隨之而已。夫兩物之能相易者，其一物之足以勝之也。余竟以一官易此園，園之奇可以見矣。己巳三月記。

同後記

余居隨園三年，捧檄入陝。歲未周，仍賦飯來。所植花皆萎，瓦斜墮，梅灰脫于梁，勢不能無改作。則率夫役

芟石留，覘土脉，增高明之麗，治之有年，費千金而功不竟。客或曰：以子之費易子之居，胡華居之勿獲而俯順荒餘，何耶？余答之曰：夫物雖佳，不手致者不愛也。味雖美，不親嘗者不甘也。子不見高陽池館蘭亭，梓澤乎？蒼然古蹟，憑弔生悲，覺與吾之精神不相屬者何也？其中無我故也。公卿富豪，未始不召梓人，營池囿，程巧致功，千力萬氣落成。主人張目受賀而已。問某樹某名而不知也，何也？其中亦未嘗有我故也。惟夫文士之一水一石一亭一臺，皆得之于好學深思之餘，有得則謀，不善則改，其蒔如養民，其刈如除。

惡其創建似開府。其浚渠簞山。如區土宇版章。默而識之。神而明之。惜費故無妄作。獨斷故有定謀。及其成功也。不特便于己。快于意。而吾度材之功苦。構思之巧拙。皆于是徵焉。今園之功雖未成。園之費雖不貲。然或缺而待周。或損而待修。固未嘗有迫以期之者也。孰若余昔年之腰笏磬折。里雕喧呶乎。伐惡草。剪虬枝。惟吾所為。未嘗有制而掣肘者也。孰若余昔時之仰息崇轅。請命大昏者乎。五代時僭擅利宴宣德堂。歎曰。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余今年裁三十八。入山志定。作之居之。或未可量也。乃歌以矢之。曰。前年

離園人勞園荒。今年來園。花密人康。我不離園。離之者官。而今改過。永矢勿諼。癸酉七月記

陶氏義莊碑記

古立太宗。以餘財飯之。有不足者資之於宗。後世廢宗法。遂有一族而異目相視者。然漢之樊重。魏之楊椿。均能散所有。濟族人數世之窮。第未嘗扁表其莊。綽楔而書。蓋行其心之所安。而不以為義也。范文正公修其法。號曰義莊。公之心豈以義自居哉。以為仁事也。而義名之。然後使吾子孫知。如是則義。悖是則不義。方克踵行勿倦。與吾意相終始。而天下之大。人

陶隱居文粹卷之五
心之同。必有慕義無窮。而奮乎千百世後者。潯陽陶氏之遷於吳也。距文正公六百年矣。族落落大滿。不能無窶人子。徵仕郎世魁。聞范氏之風而悅之。其子員外篠。尊父志以繼先賢。割沃畬置莊。鳩厥宗支。振廩同食。月會而旬計之。吳之人以爲今之陶。昔之范也。今夫江河之大。綿亘萬里。而世不能無斷港絕漢者。非其本支故也。若夫岷山之旁流。崑崙之餘波。而淤塞就枯焉。人能無憾於江河乎。惟其能以九里之潤。灌溉百川。而江河乃愈增其大。然則陶氏之以仁爲富也。乃其善於持富也。傳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

收族。易曰。何以聚人。曰財。聚即收之之謂也。天下人非財不收。而况於本族乎。余與篠之子振聲。戊午同試京兆。別二十二年。相見吳下。持此顛末。屬余爲記。余喜故人重逢。遽聞高義。而又私念袁氏族黨零落難收。匪徒力有所讓。蓋亦自傷其聞之之晚焉。

所好軒記

所好軒者。袁氏藏書處也。袁子之好衆矣。而胡以書名。蓋與羣好敵而書勝也。其勝群好奈何。曰袁子好味。好色。好葺屋。好遊。好友。好花竹泉石。好珪璋彝尊。名人字画。又好書。書之好無以異于羣好也。而又何

以書獨名。曰色宜少年。食宜饑。友宜同志。遊宜清明。宮室花石古玩。宜初購。過是欲少味矣。書之爲物。少壯老病。饑寒風雨。無勿宜也。而其事又無盡。故勝也。雖然。謝衆好而暱焉。此如辭狎友而就嚴師也。好之僞者也。畢衆好而從焉。如賓客散而故人尚存也。好之獨者也。昔曾皙嗜羊棗。非不嗜膾炙也。然謂之嗜膾炙。曾皙所不受也。何也。從人所同也。余之他好從同。而好書從獨。則以所好飯書也。固宜。余幼愛書。得之苦無力。今老矣。以俸易書。凡清秘之本。約十得六七。患得之。又患失之。苟患失之。則以所好名軒也更

宜。

散書記

乾隆癸巳。天子下求書之詔。余所藏書。傳抄稍希者。皆獻大府。或假賓朋。散去十之六七。人卹然若有所疑。余曉之曰。天下寧有不散之物乎。要使散得其所耳。要使于吾身親見之耳。古之藏書人。當其手抄繅易。侈侈隆富。未嘗不十倍于余。然而身後子孫。有以論語爲薪者。有以三十六萬卷沉水者。牛宏所數五阨。言之慨然。今區區鉛槧。得登聖人之蘭臺石渠。爲書計業已幸矣。而且大府因之見功。賓朋因之致謝。

爲予計更幸矣。不特此也。凡物恃爲吾有。徃徃度置焉而不甚研閱。一旦灑然欲別。則鄭重審諦之情生。予每散一帙。不忍決捨。必窮日夜之力。取其宏綱巨旨。與其新奇可喜者。腹存而手集之。是散于人。轉以聚于己也。且夫文滅質。博溺心。寡者衆之所宗也。聖賢之學。未有不以返約爲功者。良田千畦。食者幾何耶。廣廈萬區。居者幾何耶。從來用物宏。不如取精多。刪其繁蕪。然後迫之以不得不精之勢。此予散書之本志也。

散書後記

書將散矣。司書者請問其目。余告之曰。凡書有資著作。有備參考者。備參考者數萬卷而未足。資著作者數千卷而有餘。何也。著作者。鎔書以就已書。多則雜。參考者。勞己以徇書。書少則漏。著作者如大匠造屋。常精思于明堂奧區之結構。而木屑竹頭非所計也。考據者如計吏持籌。必取証于質劑契約之紛繁。而圭撮毫釐所必爭也。二者皆非易易也。然而一主創。一主因。一憑虛而靈。一核實而滯。一耻言蹈襲。一專事依傍。一類勞心。一類勞力。二者相較。著作勝矣。且先有著作。而後有書。先有書。而後有考據。以故著

作者始于六經。盛于周秦。而考據之學。則自後漢末而始興者也。鄭馬箋註。業已回冗。其徒從而附益之。抨彈踏駁。彌彌滋甚。孔明厭之。故讀書但觀大畧。淵明厭之。故讀書不求甚解。二人者一聖賢。一高士也。余性不耐雜。竊慕二人之所見。而又苦本朝考據之才之太多也。盡以書之。備參考者。盡散之。

銅陵永濟橋記

濟人於水者舟。濟人於陸者橋。舟之用濟百十人而止。橋之用濟千萬人而未止。木橋之用濟百十年而止。石橋之用濟千萬年而未止。若是乎。濟人之中亦

有大小久暫之分焉。銅陵陶村三溪會流。綿亘六十里。行者有揭厲之虞。土人絙五板渡臨流。水道雖行。而日多雨淋。勢易顛濟。蔣君葑齋。行義素高。將裒家資。創易石之謀。功未竟以歿。其子廷爵。與其弟憲章。踵而行之。以某年月日興工。某年月日橋成。凡長十丈。濶一丈有奇。費金若干。邑之人僮僮然。車蓋馬駢。萬趾魚貫。以達于莊。逵一切夫錢物價。蔣獨任之。不借助于將伯。余按國語。襄公適陳。因輿梁不修。知陳之衰。孟子譏子產。以乘輿濟人。惠而不知為政。彼皆君大夫也。操任事之權。猶不能賦工屬役。為所

當爲。而蔣氏父子兄弟。獨能繼繼承承。濟人于久遠。此豈徒其仁可嘉哉。其孝亦加人一等矣。余白下羈客也。未至陶村。因蔣氏孫嘉猷受業門下。狀其事。索文。故爲記其顛末。且名其橋曰永濟。俾銅陵人之世來往于此橋者。一舉踵。一曳履。而毋忘所自。

榆莊記

凡園近城則囂。遠城則僻。離城五六里而遙。善居園者必于是矣。揚州撫松主人有榆莊。城外遊者約炊五斗黍許。即詣其所。乾隆庚子春。主人招余同往。門外白榆歷歷。始悟命名之意。堂三楹。署曰城南別墅。

栽鼠姑花。循堂而右。爲無隱樓。再右爲同春閣。樓下植桂。閣上望遠。江南諸山可坐而致也。東有薜荔觀。鬢號翠微深處。竹猗猗者號此君軒。架石棧。曲榭紆回。以達于梅亭。而遠見耕氓者。一號寒手亭。一號小滄浪。其京齋戍削。空窻蔽虧而宜于冬者。號雲窩。爲佻邪墜約。以通小池者。號魚樂園。此園中即景分名之大概也。是日酒半巡。主人索余爲記。余思揚州古稱信土。左思所謂繁富夥夠處也。又孔穎達云。揚州人性輕揚。故曰揚州。因之爲園者。靡不百拱千楹。以爲勝。抗虹翼綺。以爲華。而且所與遊者。非高軒引隍。

即豪士投然。其爲魚鳥所嗤業已久矣。獨撫松主人
道韻平淡。朴角不斲。素題不枿。除一二幽人憇息外。
雖顯貴挾勢以臨之。卒色然而拒。守園如守身。有古
人鑿坏闔土之遺風。園將隱焉。用文之哉。然而余羸
老也。路隔一江。未卜何時再到。性又善忘。勝景過自
少。縱即逝矣。畫以珍之。不如記以存之。雖微主人謹
諉。亦必纂梗槩爲臥遊張本。而况二人之趣甚同。交
甚狎耶。其時偕遊者。一爲孫君芝亭。一爲汪君芝圃。
皆余戚也。合牽連得書。

重修中和道院碑記

人但知道教無爲。不知惟有爲也。而後可以無爲。有
爲者勇猛精進。所以成天下之務也。無爲者幽深玄
妙。所以研天下之幾也。務之不成。幾于何有。班固之
言曰。道家者流。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及放者爲
之。則曰獨任清虛。可以爲治。夫但言清虛之守。而不
言創造之功。此道法所以不振也。古之人相馬以與
相士以居。輿與居尚不可苟。况真靈之所棲。符籙之
所藏。而可遽廬視之乎。吾家月渚道人。深契此旨。前
年持湯文正公手書道院碑記。屬予爲跋。今年又以
重修道院狀。屬余爲記。按院始於洪武初。歷歲四百。

興廢屢矣。本朝自薛文憲葺治後。王沉二公又繼志焉。星霜既移。侈剝旋生。月渚纂其師退庵公餘業。尺營寸度。積累成功。安神則有真武神武桂香三殿。尊祖則有柏庭澹寧迎暉聽雨諸舍。踵舊者。改朗吟閣爲敬畏堂是也。新增者。雨蕉書屋臥雪廬是也。其他爲著。爲陳。爲庖。爲福。爲蒲牢。爲法鼓。爲長厓重棹。爲央瀆。爲豬。爲錙壇之宮。爲麗譙之所。靡不精心致思。毋分殊事。地則黜之。墻則堊之。度筵而堂建。度几而室立。落成後。增榮益觀。邦之人咸儻儻然。眴轉以遊。葉拱以敬。嘻。非月渚才之敏心之堅。何能如是。昔王

荊公作龍興精舍記。羨浮屠慧禮之能。以爲此失而彼得焉。似若閔儒而妬墨者。不知周孔之教。以開物成務爲貴。月渚爲吾宗六俊公後裔。通儒書。耽吟咏。以幼病故。習靜院中。是蓋先有得於此。而後旁通於彼者也。其索記也。豈好名哉。亦欲留此規模。俾後之人肯堂肯構。踵而行之。庶幾無形之道教。藉有形之道院。而永永無極焉。貞石有靈。亦當鑒其志矣。

近文齋記

以近文名齋謙詞也。何謙乎爾。穆子司開雕文事也。文則郁郁乎君子以懿文德矣。彬彬乎通識懿文矣。

以文名齋何所爲疑。而胡以近之。穆子曰。嘻。近之一字豈易言哉。近蘭者芳。近棘者傷。近愚者悖。近賢者良。我不能揮柔翰。挾天庭。自著其文。而徒揭揭然以攻木爲文。以鑄金石爲文。以摩崖搨碑爲文。是我與近一而二者也。不足以爲文也。然而居是齋也。已卅年矣。所徃來者。商榷談笑者。非方聞綴學之士。卽摩研編削之才。滌之久而不覺神移焉。相親久而不覺與夢通焉。其不得不與文相近者。勢也。取以名齋。我子孫目擊道存。從形下而悟形上。或勿叛于文也。其庶乎。余告之曰。昔楊子雲作太元經。至幽遠也。而其

言曰。人之與元近者。元亦近之。人之與元遠者。元亦遠之。子之志即楊子之志也。今士大夫身以文顯。而徃徃得志後。棄之如遺。遠若萬里。然則穆子因技悟道。豈不高出尋常萬萬哉。吾聞唐職官有鑄勒使一員。銜居六品。他日穆子及身而貴。未可知也。即不然。而將來繼起者。安知其不爲趙衰之文乎。不爲公叔文子之文乎。皆可于是齋也。卜之。吾爲欣然作記以待。

汪心農試硯齋記

古人藏器必有室。魯藏樂器則有宣榭。蕭子良藏古

物則有古齋。白太傅藏粟則有廩。藏書則有庫。此皆見諸史冊。而獨于藏硯之所。鮮有聞焉。吾友心農。主人性嗜古。而于嗜硯也尤。今年書來。道得一端溪石。膩理而靡。顏長五寸許。面有鸚鵡清臚。呼之欲活。試以墨無所不靡。主人愛之深。護之密。乃于屋之西偏。葺小園。構突夏使居。顏其齋曰試硯。階下書帶草茸茸然。種蕉數挺。取其葉可以書也。有桂有松。喜其陰可借潤也。其齋後則度置緜裘尊匝法書名画。取其與古爲徒。以類相從也。事已竣。倩妙手作圖。而丐余言以張之。余曰唯唯。今夫知音遇合之難也。大者君

臣。小者媵侍。儻從下至。渥洼之馬。波斯之寶。清秘閣之玩好珍竒。知之難。得之難。得而位置之尤難。茲硯也。拳然一石耳。已落市廛。其不辱于狙僧之手。沉埋于奧潔汚邪之所也。幾希矣。一旦矜竈若斯。石苟能言。寧不點頭而稱謝也哉。不特此也。一齋之中。硯既爲之主。則凡供役之毛穎。進飲之墨翟。陪侍之楮先生。非其良誰敢來耦。而且四方之賓。聞聲走觀者。苟非摩研編削之才。又誰敢入崔嵬之室與訂石交哉。余老矣。所藏十餘硯。終日策其勲甚苦。而卒未謀一廛以居之。聞主人之風。能無忍愧于顏乎。乃記其事。

又為之歌曰。紫雲一片墮入君家。明試以功。墨瀟飛
花。繁繁主人。陶玄浴素。居以軒楹。葩華萍布。齋之幽
兮。恠石丈之遊兮。石之貞兮。惟主人之德之馨兮。譬
彼良田。留與子孫耕兮。

遊黃龍山記

壬寅四月。余遊天台雁宕畢。遊處州之黃龍山。山皆
礫礫大圓石。坻伏鬱堙。各相踣藉。類東魯嶧山。與台
宕絕異。人疑造物矜奇乃爾。予曉之曰。此豈造物者
之有意為哉。使有意為之。必不能成。如是形。就成。如
是形。亦不能有此奇變。惟其氣化推遷。偶然而生。適

元即玄
字

然而成。正恐造物者有意不為之。而反有所不能。何
也。余幼時嬉戲。好置水盂。鎔錫投之。沸然有聲。俄而
立者。蹲者。臥者。疊者。架倚者。巨而宏者。碎且雜者。欹
側而斜。攓者。若相鬪。又相悅者。蓋無弗備焉。其狀則
為獅。為象。為龍。為馬。為雞。為蟲。為雜物。為華嶽。嵩岱。諸名
勝。亦無不備焉。是豈余之有意為哉。其傾之于水也。
余之所知也。其成如是形也。非余之所知也。問之錫。
錫不知。問之水。水亦不知。山之道何獨不然。當元黃
未判時。元氣茫茫。山水土沙。鎔為一片石。如柔乳。羸
和。其間一旦。天浮地沉。沙飛水飯。風從而蕩漾之。星

橫于天。石橫于地。詭狀殊形。或開闢即露。或俟後人
搜。始露。歷年愈久。蘊畜愈厚。山形愈奇。今人見山
頂。有舡。有匣。有屋。有朽樁。此豈真有人焉。飛上置之
哉。所以然者。職此之由。惜人形體小。年壽促。後天地
生。先天地亡。不能坐而待之。瞭然視之耳。然其理不
過如是。或曰。是山說也。非山記也。于黃龍何與。曰。舉
一隅可知。三隅。并可知。千百萬隅。余因遊黃龍而憬
然有悟。故揭所見以書之。且遊台宕俱有詩。遊黃龍
無詩。記之所以代遊黃龍之詩也。

浙西三瀑布記

甚矣造物之才也。同一自高而下之水。而浙西三瀑
三異。卒無複筆。壬寅歲。余遊天台石梁。四面峯者厓
巖。重者甌。隙皆環梁。遮世梁長二丈。寬三尺許。若鰲
脊跨山腰。其下嵌空。水來自華頂。平疊四層。至此會
合。如萬馬結隊。穿梁狂奔。凡水被石。撓必怒。怒必叫
號。以崩落千尺之勢。為羣礫。何所攔。杌自然拗怒鬱
勃。喧聲雷震。人相對不聞言語。余坐石梁。恍若身騎
瀑布上。走山脚仰觀。則飛沫濺頂。目光炫亂。坐立俱
不能牢。疑此身將與水俱去矣。瀑上寺曰上方廣。下
寺曰下方廣。以愛瀑故。遂兩宿焉。後十日至雁宕之

大龍湫未到三里外。一疋練從天下。恰無聲響。及前諦視。則二十丈以上是瀑。二十丈以下非瀑也。盡化為烟。為霧。為輕綃。為玉塵。為珠屑。為琉璃絲。為揚白花。既墜矣。又似上升。既疎矣。又似密織。風來搖之。飄散無着。日光照之。五色映麗。或遠立而濡其首。或逼視而衣無沾。其故由于落處太高。崖腹中窪。絕無憑藉。不得不隨風作幻。又少所抵觸。不能助威揚聲。較石梁絕不相似。大抵石梁武。龍湫文。石梁喧。龍湫靜。石梁急。龍湫緩。石梁衝盪無前。龍湫如往而復。此其所以異也。初觀石梁時。以為瀑狀。不過爾爾。龍湫可

以不到。及至此而后知。耳目所未及者。不可以臆測也。後半月過青田之石門洞。疑造物雖巧。不能再作狡獪矣。乃其瀑在石洞中。如巨蚌張口。可吞數百人受瀑處。池寬畝餘。深百丈。疑蛟龍欲起。激盪之聲如考鐘鼓于甕內。此又石梁龍湫所無也。昔人有言曰。讀易者如無詩。讀詩者如無書。讀詩易書者如無禮記春秋。余觀于浙西之三瀑也信。

遊黃山記

癸卯四月二日。余遊白嶽畢。遂浴黃山之湯泉。泉甘且冽。在懸崖之下。夕宿慈光寺。次早僧告曰。從此山

陞國文粹卷之五
十一
逕仄險。雖兜籠不能容。公步行良苦。幸有土人慣負客者。號海馬可用也。引五六壯佼者來。俱手數丈布。余自笑。羸老乃復作襁褓兒耶。初猶自強。至憊甚。乃縛跨其背。于是且步且負各半。行至雲巢路絕矣。躡木梯而上。萬峰刺天。慈光寺已落釜底。是夕至文殊院宿焉。天雨寒甚。端午猶披重裘擁火。雲走入奪舍。頃刻混沌。兩人坐辨聲而已。散後步至立雪臺。有古松。根生于東。身倒于西。頭向于南。穿入石中。裂出石外。石似活。似中空。故能伏匿其中。而與之相化。又似畏天不敢上。長大十圍。高無二尺也。他松類是者多。

不可勝記。晚雲氣更清。諸峰如兒孫俯伏。黃山有前後海之名。左右視兩海竝見。次日從臺左折而下。過百步雲梯路又絕矣。忽見一石如大鰲魚張其口。不得已走入魚口中。穿腹出背。別是一天。登丹臺上。光明頂與蓮華天都二峰爲三鼎足高相峙。天風撼人不可立。幸松針鋪地二尺厚。甚軟可坐。晚至獅林寺宿焉。趁日未落。登始信峰。峰有三。遠望兩峰夾峙。逼視之。尚有一峰。隱身落後。峰高且險。下臨無底之溪。余立其巔。垂趾二分在外。僧懼挽之。余笑謂墜亦無妨。問何也。曰。溪無底則人墜。當亦無底。飄飄然知泊

知上恐
脫不宗

何所。縱有底亦須許久方到。儘可須臾求活。惜未挈長繩。緹精鐵量之。果若干尺耳。僧大笑。次日登大小清涼臺。臺下峰如筆。如矢。如筭。如竹林。如刀戟。如船上桅。又如天帝戲將武庫兵仗布散地上。食頃有白練繞樹。僧喜告曰。此雲鋪海也。初濛濛然鎔銀散綿。良久渾成一片。青山羣露角尖。類大盤凝脂。中有笋脯。蠹現狀。俄而離散。則萬峰簇簇仍還原形。余坐松頂。苦日炙。忽有片雲起爲蔭。遮方知雲有高下。迥非一族。薄暮往西海門觀落日。草高于人。路又絕矣。喚數十夫芟夷之而后行。東峰屏列。西峰插地。怒起中

間。鶻突數十峰。類天台瓊臺。紅日將墜。一峰以首承之。似吞似捧。余不能冠。被風掀落。不能鞵。被水沃透。不敢杖。動陷軟沙。不敢仰。慮石崩壓。左顧右睨。前探後矚。恨不能化千億身。逐峰皆到。當海馬負時。捷若猿猴。衝突急走。千萬山亦學人奔狀。如潮湧。俯視深隄。怪峰在脚底相待。倘一失足。不堪置想。然事已至此。惴慄無益。若禁緩之。自覺無勇。不得已托孤寄命。憑渠所往。覺此身便已羽化。淮南子有膽爲雲之說。信然。初九日從天柱峰後轉下。過白沙砦。至雲谷。家人以肩輿相迎。計步行五十餘里。入山凡七日。

遊廬山黃厓遇雨記

甲辰春將遊廬山。星子令丁君告余曰：廬山之勝，黃厓爲最。余乃先觀瀑于開先寺，畢即往黃厓。厓仄而高，篋輿升，竒峰重累，如旗鼓戈甲從天上擲下，勢將壓已，不敢仰視。貪其竒，不肯不仰視。屏氣登巔，有舍利臺，正對香爐峰。又見瀑布如良友再逢，雖百見不厭也。旋下，行至三峽橋，兩山夾溪水從東來，巨石阻之。小石尼之，怒號噴薄。橋下有宋祥符年碣，諦視良久。至棲賢寺宿焉。次日聞雷已而晴，乃往五老峰。路漸陡，行五里許，回望彭蠡湖，帆竿排立，已所坐舟隱

隱可見。正徘徊間，大雨暴至，雲氣全湧，人對面不相識。輿夫認雲作地，踏空欲墮者屢矣。引路里保避雨，遠竄大聲呼，杳無應者。天漸昏黑，雨愈猛，不審今夜投宿何所。輿夫觸石而顛，余亦倒，幸無所傷。行李愈沾濕愈重，擔夫呼晷，家僮互相怨尤。有泣者，余素豪，至是不能無悻。躑躅良久，猶臨絕壑，忽樹外遠遠持火者來，如陷黑海，見神燈，急前奔赴。則萬松菴老僧曳杖迎，喏曰：相待已久。惜公等誤行十餘里矣。燒薪燎衣，見屋上插柳，方知是日清明也。次日雪水條封山，觸履作碎玉聲。望五老峰不得上，轉身東下。行十

餘里見三大峰。壁立溪上。其下水潺潺然。余下車投以石。久之寂然。想深極故盡數十刻。尚未至底耶。旁積石礎碎瓦礫無萬數。疑即古大林寺之舊基。輿夫曰。不然。此石門澗耳。余笑謂霞裳曰。考據之學不可與輿夫爭長。姑存其說。何害。乃至天池。觀鐵瓦。就黃龍寺宿焉。僧告余曰。從萬松菴到此。已陡下二千丈矣。間遇雨。最險處何名。曰犁頭尖也。余五年遊山。皆樂惟此行也。苦。特志之。

遊丹霞記

甲辰春暮。余至東粵。聞仁化有丹霞之勝。遂泊五馬

峰下。別買小舟。沿江往探。山皆突起平地。有橫皴無直理。一層至千萬層。竊圍不斷。疑嶺南近海多螺蚌。故峰形亦作螺紋耶。尤奇者。左窓相見別矣。右窓又來。前艙相見別矣。後艙又來。山追客耶。客戀山耶。舛午愴怳。不可思議。行一日夜。至丹霞。但見絕壁無蹊徑。惟山脅裂一縫。如斜鋸開。人側身入。良久得路。攀鐵索升。別一天地。借松根作坡級。天然高下。絕不滑履。無級處則鑿厓石而爲之。細數得三百級。到闌天門。最隘。僅容一客。上橫鐵板爲啓閉。一夫持矛鳥飛不上。山上殿宇甚固。甚宏濶。鑿厓作溝引水。僧厨甚

巧有僧塔在懸崖下。崖張高幕吞覆之。其前群嶺環拱。如萬國侯伯執玉帛來朝。間有豪牛醜犀犁耜。幻入鴟張蠻舞者。余宿靜觀樓。山千仞銜窓而立。壓人魂魄。夢亦覺重。山腹陷進數丈。珠泉滴空。枕席間琮瑋不斷。池多文魚泳游。余置筆硯坐片時。不知有世。不知有家。亦不知此是何所。次日循原路下。如理舊書。愈覺味得立。高處望自家來蹤。從江口到此。地蟠蚓屈。縱橫無窮。約百里而遙。倘用鄭康成虛空鳥道之說。拉直綫行。則五馬峰至丹霞。片刻可到。始知造物者故意頓挫作態。文章非曲不為巧也。第俯視太

陡。不能無憐。乃坐石磴而移足焉。僧問丹霞較羅浮何如。余曰。羅浮散漫得一佳處不償勞。丹霞以道警勝矣。又問無古碑何也。曰。雁宕開自南宋。故無唐人題名。黃山開自前明。故無宋人題名。丹霞為國初所開。故并明碑無有。大抵禹迹至今四千餘年。名山大川尚有屯蒙未闢者。如黃河之源。元始探得。此其證也。然即此以觀。山尚如此。愈知聖人經義更無津涯。若因前賢偶施疏解。而遽欲矜矜然闡禁後人。不許再參一說者。陋矣矣矣。殆不然矣。

峽江寺飛泉亭記

餘年來觀瀑屢矣。至峽江寺而意難決捨。則飛泉一亭爲之也。凡人之情其目悅其體不適勢不能久留。天台之瀑離寺百步。雁宕瀑旁無寺。他若匡廬若羅浮若青田之石門。瀑未嘗不奇。而遊者皆暴日中。踞危厓不得從容以觀。如傾蓋交。雖懼易別。惟粵東峽山高不過里許。而磴級紆曲。古松張覆。驕陽不炙。過石橋有三奇樹。鼎足立。忽至半空。凝結爲一。凡樹皆根合而枝分。此獨根分而枝合。奇已。登山大半。飛瀑雷震。從空而下。瀑旁有室。即飛泉亭也。縱橫文餘。八窓明淨。閉窓瀑聞。開窓瀑至。人可坐可臥。可箕踞。可

偃仰。可放筆研。可瀹茗置飲。以人之逸待水之勞。取九天銀河置几席間作玩。當時建此亭者。其仙乎。僧澄波善奕。余命霞裳與之對枰。于是水聲棋聲松聲鳥聲參錯竝奏。頃之又有曳杖聲從雲中來者。則老僧懷遠抱詩集尺許來索余序。于是吟咏之聲又復大作。天籟人籟合同而化。不圖觀瀑之娛。一至于斯。亭之功大矣。坐久日落。不得已下山。宿帶玉堂。正對南山。雲樹蒼鬱。中隔長江。風帆往來。妙無一人。肯泊岸來此寺者。僧告余曰。峽江寺俗名飛來寺。余笑曰。寺何能飛。惟他日余之鬼夢或飛來耳。僧曰。無徵不

信公愛之。何不記之。余曰諾。已遂述數行。一以自存。一以與曾。

遊桂林諸山記

凡山離城輒遠。惟桂林諸山離城獨近。余寓太守署中。晡食後即于干焉而遊。先登獨秀峰。歷三百六級。詣其巔。一城烟火如繪。北下至風洞。望七星巖。如七穹龜團伏地上。次日。過普陀到棲霞寺。山萬仞壁立。旁有洞。道人秉火導入。初尚明。已而沉黑。皆泐。以石爲天。以沙爲地。以深壑爲池。以懸崖爲漫。以石脚插地爲柱。以橫石牽挂爲棟梁。未入時。土人先以八十

餘色目列單見示。如獅駝龍象魚網僧磬之屬。雖附會亦頗有因。至東方亮則洞盡可出矣。計行二呈許。俾晝作夜。倘持火者不繼。或堵洞口。則遊者如三良殉穆公之葬。永陷坎窞中。非再開闢。不見白日。吁其危哉。所云亮處者。望東首正白開門。趨往捫之。竟是絕壁。方知日光從西罅穿入。反映壁上作亮。非門也。世有自謂明于理行乎義。而終身面墻者。率類是矣。次日往南薰亭。隄柳陰翳。山淡遠縈繞。改險爲平。別爲一格。又次日遊木龍洞。洞甚狹。無火不能入。垂石乳如蓮房半爛。又似麝肉漏脯。離離可摘。疑人有心

腹腎腸山亦如之。再至劉仙巖。登閣望鬪雞山。而翊展奮。但欠啼耳。腰有洞空透如一輪明月。大抵桂林之山多穴。多竅。多聳拔。多劍穿蟲啣。前無來龍。後無去蹤。突然而起。戛然而止。西南無明。東北變偶。較他處山尤奇。余從東粵來。過陽朔。所見山業已應接不暇。單者。複者。豐者。殺者。揖讓者。角鬪者。綿延者。斬絕者。雖奇鷄九首。獾踈一角。不足喻其多且怪也。得毋西粵所產人物。亦皆孤峭自喜。獨成一家者乎。記歲丙辰。余在金中丞署中。偶一出遊。其時年少不省山水之樂。今隔五十年而重來。一邱一壑。動生感慨。矧

諸山之可喜可愕哉。慮其忘。故咏以詩。慮未詳。故又足以記。

遊武夷山記

凡人陸行則勞。水行則逸。然山遊者往往多陸而少水。惟武夷兩山夾溪。一小舟橫曳而上。溪河湍激。助作聲響。客或坐。或臥。或偃仰。惟意所適。而奇異盡獲。洵遊山者之最也。余宿武夷宮。下曼亭峯。登舟。語引路者曰。此山有九曲名。倘過一曲。汝必告。于是一曲而至玉女峰。三峯比肩。畢如也。二曲而至鐵城障。長屏遮迤。翰音難登。三曲而至虹橋。岩穴中度。柱拱百

千。橫斜參差。不腐朽。亦不傾落。四五曲而至。文公書院。六曲而至。晒布厓。厓狀斬絕。如用倚天劍截石爲城。壁立戍削。勢逸不可止。竊笑人逞勢。天必天闕之。惟山則縱其橫行直刺。凌逼莽蒼。而天不怒何耶。七曲而至。天游。山愈高。徑愈仄。竹樹愈密。一樓憑空起。衆山在下。如張周官王會圖。八荒蹲伏。又如禹鑄九鼎。罔象夔魍。軒豁呈形。是夕月大明。三更風起。萬怪騰蹕。如欲上樓。揭煉師能詩與談。燭跋。旋即就眠。一夜魂營營然。猶與烟雲往來。次早至小桃源。伏虎岩。是武夷之八曲也。聞九曲無甚奇勝。遂即自厓而返。

嘻。余學古文者也。以文論山。武夷無直筆。故曲。無平筆。故峭。無復筆。故新。無散筆。故適。緊。不必引靈仙荒渺之事。爲山稱說。而即其超雋之槩。自在兩戒外。別豎一幟。余自念老且衰。勢不能他有所往。得到此山。請嘆觀止。而目論者猶道余康強。勸作崆峒峩眉想。則不知王公貴人。不過累拳石。濬盈畝池。尚不得朝夕玩遊。而余以一匹夫髮種種矣。遊遍東南山川。尚何不足于懷哉。援筆記之。自幸其遊。亦以自止其遊也。

隨園文粹卷之五終文編山遊夷無直筆始由瑛平

... 不... 子... 難... 善... 有... 之... 自... 其... 數... 山... 游... 夷... 無... 直... 筆... 始... 由... 瑛... 平... 一... 辭... 余... 自... 念... 予... 五... 定... 學... 不... 識... 出... 言... 內... 然... 對... 其... 心... 之... 事... 以... 山... 游... 夷... 無... 直... 筆... 始... 由... 瑛... 平... 一... 辭... 余... 自... 念... 予... 五... 定... 學... 不... 識... 出... 言... 內... 然... 對... 其... 心... 之... 事... 以... 山... 游... 夷... 無... 直... 筆... 始... 由... 瑛... 平...

